

六月的校园，夏花绚烂。学生们在花下拍照留念，他们笑着，嚷着，如同一群快乐小鸟。他们把我也拉到过去，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笑笑，你笑起来可漂亮了！平时你不笑的时候多，我们毕业了，留给我们一个花开一样的笑容吧！”我笑了。照片上，我笑得那么开心，我在照片的背面写上一行小字：“她在丛中笑！”

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平日里我板起脸来扮演“严师”的角色，为的是要驾驭得住你们叛逆的青春。可是，藏在我的严厉背后的那颗心，是柔软的，慈爱的。你们要毕业了，我突然觉得心一下子空了，空得那么不知所措。我愿意放下所有的面具，袒露我深深的爱，陪你们走过离别的最后几天。

日子过得可真快，三年时光飞逝，仿佛刚刚踏上一条风雨与共的小舟，还没来得及及欣赏沿途

诗1首

季节的风铃

❖ 五月草原

怀抱融化的河流和久远的村庄
想象的空间变得没有边缘
只有湛蓝天空成为放牧的原野
享受着阳光的温度和水草的温馨
是谁把一些悠长的牧歌
驮向山外的天空？
让所有季节的风铃
涌进思想的深处
在每一个梦醒时分
凝聚成一段亘古不变的风景

每时每刻每分每秒
我都在用心精心喂养平淡的日子
当季节消瘦的声影
成为一张远行的风帆
你却依旧伫立于河的对岸
让心中的感念不敢轻易地说起

在网上遇到刚高中毕业的表妹，还没聊几句，表妹就一连发出好几个流泪的QQ表情，问明原因后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，原来是表妹毕业了，要和她几个关系很好的姐妹们分开了，心里难受。

一时间和表妹产生了共鸣，想起当年自己毕业的事情。十多年前，我也如她这般青葱的年纪。当时在学校里，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当时我们是校园四姐妹，外加一个超级帅哥常常相伴，很是令别人羡慕。四个女孩按年龄大小分为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。老大叫高柯枫，有一米七的个头，很短的头发，像个男孩子，无论什么事她都懂得多，一副很老成的样子；老二就是我，腼腆内向爱写写画画；老三叫苑琪，和我同桌，外加关系好，是我的“老婆”我是她的“老公”，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女孩与女孩之间关系好的，流行称呼“老婆”“老公”，苑琪比我更文静内向，除了和我这个“老公”多说几句话外，对待别人简直是金口玉言吝啬极了；老四叫付利娜，眼睛小小的，歌唱得好，写一手好字。至于那个帅哥，是外班的，叫孙延峰，一米八的个头，能和

六月启程

——写给我的学生

❖ 王纯

的湖光山色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我们瞬间到了彼岸。

想起三年前，你们第一次来到我面前的样子，还是历历在目。第一天来了，你们太闹了，教室里都沸腾了。我冲进教室，冲你们喊：“谁在闹？闹什么！”你们低下了头，我看到的是一群黑压压的小脑袋。我在教室里宣布：“全班54名同学，明天早上我全部会逐一叫上名字来！”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还在背座次表。我想，把自己当做一个勤奋的牧羊人吧，总要清点好自己羊群里有哪些羊。这样想着，我偷偷笑了。第二天早自习，我依次

叫出了你们的名字，你们吃惊地张大嘴巴。

转眼间，你们长大了，仿佛一群羽翼丰满的鸟儿，有了跃跃欲试的豪情。记得初一的时候，我讲到“爱情”两个字，你们会捂住嘴吃吃地笑。现在，你们在课堂上朗读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那么自然，有时候还会向自己心仪的异性投去一个深情的眼波。你们不再喧闹了，上自习的时候，班里特别安静，安静得像一幅画。我坐在讲台前，静静地欣赏着，想从那一一张张青春的脸上，找到成长的痕迹。

还记得那次运动会吗？我们

班的拉拉队员的嗓子全都喊哑了，最后我们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。大家像得了奥运冠军一样，激动得又唱又跳，有几个同学还流下了眼泪。那一刻，我们见证了团结友爱的力量，无比荣耀。还记得那次我生病了，不得不休息了一阵。你们写信安慰我，送给我各种各样的小礼物。我回到学校时，你们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：“老师，我们想你”，黑板上画了很多漂亮的花。那次，我流泪了。

就要毕业了，伤感弥漫在我们中间。我对你们说，人生就是一段段行程，这一程，我们一同走过；下一程，还会有人来陪。青春的乐章，在一个短暂的休止后，将会是更加激情昂扬的旋律。

你们就要离开我，开始一段新的航程了。扬起风帆，启程吧，整个辽阔的大海，都是属于你们的。愿你们乘风破浪，开拓出美好的明天。



毕业那年的那些事

❖ 宁妍妍

谢霆锋相媲美，和我们一样爱吃沙琪玛和冰糖葫芦。

有时周末，我们会一起去爬山，那个山下住有人家，我们会趁人不注意时在山上偷几个桃子，挖几块红薯，麦子刚刚满粒时，我们偷麦穗，找个没人避风的地方捡些树枝架起火，一人手持一把麦穗，不一会就有扑鼻的麦香，烤熟后，把麦头掬在掌心揉搓，然后把麦皮吹掉，剩下的麦仁一把放在嘴里，香味十足，当我们吃完面面相觑时，才知道，人人的嘴巴都成了黑老包。这是外盗，还有一次内盗，印象极为深刻，当时我们学校的食堂被别人承包了，那个男人死抠，每次给我们打的饭菜都不够吃，那天饭后，我们几人经过食堂，看到里面没人，于是，老大就偷偷地掀起锅盖看了看，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土豆丝，当机立断之下，我们火速去拿来了两个饭缸，在有人放哨之下，老大心跳加速地偷了满满两缸子土豆丝，我们把菜放回了寝室。下顿的菜

钱就省下了。当我们窃喜有说有笑时，路过伙房只听到那个抠门男人在自言自语道：咦，菜怎么少了……在一旁路过的我们急忙捂住憋不住笑的嘴巴一溜烟跑了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直笑到肚子疼。还有一次逃课，那是我们最不爱上的体育课——千米长跑，要求在几分钟之内跑完，每次跑完都累得半死，那次，我们几个商量一起不做好孩子，逃课。那天下午上体育课时，我们几个逃到校外去游玩，虽然心里很忐忑，但心想挨一顿批总比去跑那一千米好得多。更何况不是一个人挨批，是四个人呢！结果比我们预测还要惨，下午放学后，体育老师向班主任告状，我们四个女孩不但挨了批还被罚站在操场上，一人抱一棵树，引来很多人围观。那次，把我们的面子丢尽了。自那以后哪怕长跑累死我们但再也没有逃过课。

十七八岁，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，除了苑琪对孙延峰没有感情挂扯外，我们三个女孩都暗自

喜欢他，但孙的表现让我们琢磨不透，对我们都很好，谁也猜不到他到底喜欢谁。毕业前的那次学生大会，让我们揭开了谜底，当时孙的班坐在我们班前面，老大和老四都看到孙的屁股下面坐了一本书，也许是会开得时间太久，孙的书掉在了地上他竟没发现，老四猫着身子去捡了回来，打开里面竟掉出一封信，我和老四看完信后，内心莫名的痛，原来孙一直喜欢我的“老婆”，对他不爱搭理的苑琪，那是他给苑琪写的表白信。最后，孙知道我们四个偷看了他的信，一时恼怒成羞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女孩都不理孙了，直到毕业前几天，孙的同学留言本传到我们班，特意让我们四个人给他留言时，我们才重归于好。

几天后，我们毕业了，每人凑十块钱在一起撮了一顿，饭后分别时，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，最后都掉起了眼泪，孙还好些，我们四个女孩都哭得稀里哗啦……

如今十六年过去了，幸运的是，我和苑琪都嫁到了同一个城市，而且两家相距甚近。那三个人却失去了联系，不知道他们现在过的怎么样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想起毕业那年的那些事？

父亲的背包

❖ 周礼

那天，父亲来城里看我，给我带来了许多家乡的土特产，有干净饱满的花生，新鲜洁白的芍粉，脆香的核桃，甜润的红枣……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军用背包里。这个背包我是非常熟悉的，它陪伴了父亲大半生，是父亲入伍时部队发的，退伍后就成了父亲外出打工的行囊。背包原来呈深黄色，但多年的洗刷和日晒，颜色早已褪去，泛白而发毛，但父亲却一直舍不得丢弃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每逢快过年时，父亲便背着那个军用黄背包，从遥远的异乡，乘坐数天的火车和汽车，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来与家人团聚。年关一过，父亲又背起那个军用黄背包，装着换洗的衣服和棉被，连同一家人的生计，以及对家的留恋和牵挂，离开家乡踏上打工的行程。在这一回一返中，父亲的青春也被消磨殆尽，他从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，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、白发苍苍的老翁。

我刚出生不久，作为老大的父亲便从他的大家庭中被分了出来，得到了一间很小的破瓦房，这间房便成了我们的卧房、厨房、饭厅。这样的破房只能勉强挡风避雨，每逢夏季遭遇暴雨，屋里到处都在漏水，家中所有的器皿都成了接雨的工具；而到了冬天，寒风无情地从四面吹刮进来，更是冷得够呛。面对家庭的窘困，面对嗷嗷待哺的我，面对母亲的无可奈何，父亲背起他的军用黄背包离开了家乡，一路南下到了广东。第二年我们家便住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。

我十九岁那年考上了大学，本来是一件令全家高兴的事，而就在同一时期，母亲却突然身患重病，用去了家中所有的积蓄。所幸母亲的病总算好了，但我上学的学费却没了着落。我明白大学是上不成了，尽管上大学曾是我多年追求的梦想，十二年的寒窗苦读也是为了这一天。然而我不敢在父亲面前表现出来，更不敢向他提出关于上学的事，因为这么多年父亲也非常不容易。然而父亲却读懂了我的一切，他拍着我的肩膀问我：“想不想上学？”我含着泪点了点头。父亲笑了，到我开学的那一天，父亲备齐了我所有的学费和两个月的生活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为我筹集学费挨村挨社，寻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。父亲是一个从不向别人低头的人，但这一次为了我能够上学，他不得不放下他坚持了多年的尊严。我入学那天，也是父亲背着他那只军用黄背包送我的。

我细细地打量着父亲，花白的头发干涩而缺少光泽，颧骨高高地凸起，额上的皱纹像刀刻一般，浑浊的眼睛里饱含着岁月的沧桑。父亲又老了许多。

父亲住了一宿，说家中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忙，便急匆匆地收拾东西去了车站。我想送送父亲，但被他拒绝了，他说他又不是小孩，难道会走失不成？望着父亲背上一颤一颤的背包，我的心里隐隐作痛，这些年欠父亲的实在太多。当父亲的影子彻底消失在茫茫的人流中时，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